

白月和黑泪

[蒙古]达·纳楚克多尔济等著

陈 乃 雄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BAIYUEHEHEILEI

白 月 和 黑 泪

[蒙古] 达·纳楚克多尔济 等著

施乃雄 译

内 蒙 古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八〇·呼和浩特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本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短篇小说集。编选了三十至五十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作家们创作的短篇小说十六篇。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那个历史阶段蒙古人民的生活和为创造新生活而进行的斗争。大多数作品写得真实、细腻，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

白 月 和 黑 泪

〔蒙古〕达·纳楚克多尔济等著

陈乃雄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海拉尔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875 字数: 160千

1980年4月第一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册

统一书号: 10089·168 每册: 0.37元

目 次

白月和黑泪.....	达·纳楚克多尔济 (1)
“奥其尔巴图衙门”.....	达·纳楚克多尔济 (7)
晚生的小羊羔.....	岑·达木丁苏荣 (18)
喇嘛的圣水.....	岑·达木丁苏荣 (24)
离别和重逢.....	斯·宁杰巴德格日 (33)
两个专家.....	米·嘎丹巴 (52)
汽车里的争论.....	桑·达西登德布 (61)
龙.....	桑·达西登德布 (74)
春天的天空.....	桑·达西登德布 (85)
鸡舍风波.....	桑·达西登德布 (95)

“公主的马”	洛·巴德尔奇 (102)
银灰马	洛·巴德尔奇 (108)
在敌人中间	南·纳德米德 (117)
契考克	南·纳德米德 (127)
山洞里的佛灯	南·纳德米德 (131)
一束鲜花	却·拉姆苏荣 (136)
译后记	(149)

白月和黑泪^①

达·纳楚克多尔济

共戴^②十一年旧历十二月三十日，万里晴空，红日高照，是一个美好的日子。

北山的阳坡上白雪皑皑，积雪边缘呈现出斑驳的痕迹，远看过去就象一群好容易度过了冬季的严寒进入新的一年的瘦弱的牛甩着尾巴在走动着一一般，它向人们报告着严寒的使者已经归去，美丽的春季正在降临。在这样惬意的好景下，牧民姑娘策尔玛却站在达格丹家的墙脚跟，愁容满面地左思右想，唉声叹气。

这是为什么呢？

策尔玛的故乡在古尔班赛罕的南边，因为家穷，所以父母把她打发到城里，让她在达格丹家里帮佣。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过了三个年头。达格丹的家务数不清的繁重，达格丹的女人说不完的凶狠。三年来策尔玛没有休息过一天，身心受够了折磨。这个期间，达格丹的女人越来越胖，而策尔玛却越来越瘦。尤其是最近几天来策尔玛整夜整夜地包着饺子，被剥夺了睡眠。

马上就是春节了。策尔玛前一天夜里熬夜做针线活，一直做到天明，这一天昏昏沉沉，浑身疲惫无力。她想起从前在家乡的时候自己是怎样在阳光煦和、积雪融化的美丽的日

子里坐在毡包旁边和刚生出来不久的几只小羊羔一起玩耍的。这些回忆激动着她的心情。她忧郁地怀念着她的父母、她的毡包和她的故乡。

就在这个时候，达格丹的女人从洁白的六合大毡包③里出来，十分冷酷地白了策尔玛一眼，不耐烦地嚷道：

“怎么啦，你这个死鬼！叫你掸掉了垫子和地毯上的土马上进来，你却在这儿发什么愣哪！你这算是打扫完院子里的垃圾了吗？你知道不知道明天就是大年初一呀？你这畜牲！”她一边怒气冲冲地吼着，一边用笤帚打在策尔玛的脊梁上。策尔玛反抗不得，只好说：

“我头痛，在这儿吹一吹风，太太。”说罢，使尽浑身的力气扯起身边的地毯，在雪上拍打着上面的尘土。

这时，达格丹的女儿密达格玛正在去年盖成的五个房间的俄式小洋房的窗户旁梳着辫子，在脸上抹着粉和胭脂，还试着她那件新做的绿缎袍。她在房内吹着口哨，哼着歌曲，走过来又走过去，一会儿，打开了窗子上的小气窗，大声地命令策尔玛说：

“假如有客人来的话，让他们到东屋坐！”

策尔玛看了看密达格玛闪烁眩目的绿缎袍，又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褴褛的衣裳，把奢华的排场同自己的悲怆的境遇做了一个比较，不禁眼泪夺眶而出。她转过身来，继续拍打垫子和地毯上的尘土，心里想道：“正月里来这儿作客的人们穿的都是美丽的绸缎衣服，戴的都是海狸和貂皮的帽子。他们吃着山珍海味，喝着琼浆美酒。他们是多么幸福啊！而我呢？我却为什么昼夜辛劳，衣衫褴褛，忧愁悲伤呢？”策尔玛回答不了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仅仅希望着密达格玛或许会

从她的旧蒙古袍中送一件给自己穿。

弄干净了垫子和地毯，策尔玛把屋前的垃圾装入背筐，想背出院子去倒掉。走到院门口时，从外面来了几个汉商，手里提着糕点和别的礼品。当策尔玛迎面擦肩走过那些汉商的身边时，他们向她嚷叫起来：

“喂，你瞎了不成，干吗让垃圾弄脏了我们的礼品！你这笨猪！你这死鬼！”

唉，压在策尔玛头上的人何其多哟！策尔玛倒掉了垃圾回来，密达格玛又叫唤她道：“把泔水泼了！”

中午过了，该锯木柴了。正当策尔玛精疲力尽束手无策的时候，西院邻居家的马倌楚勒特木在院墙的罅隙里呼唤她。楚勒特木和策尔玛俩是在成了这两家相邻的人家的佣人之后彼此结识而且产生了爱情的。他们的主人常向他们发脾气，嘲笑他们，讥讽他们，说什么“下贱人不知幸福，穷人没有爱情”，不让他们会面。

不意门外来了一个人，密达格玛透过窗户看到来的正是自己的情郎，连忙跑出去迎接。她欢笑地同那个青年男子手牵着手走进北屋。走过策尔玛身边时，奚落地说：“你这是干吗呀？”

达格丹的女人听见女儿的声音，立刻从毡包里出来，砰一声关上门，来到策尔玛跟前叫骂道：“你这个死鬼，要你锯柴你不锯，你这个懒鬼！”

策尔玛灵机一动说：“我一个人锯太慢，影响做别的活儿，所以我让楚勒特木帮我的忙。”

达格丹的女人一想这对自己有利，便说：“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快点锯呀？”说罢回到毡包里去了。

算是好运气，楚勒特木跨进了达格丹的金门坎，同策尔玛一起锯木柴。

夕阳西下时，天气突然变了，飘起纷纷的雪花来。楚勒特木同策尔玛两人在雪中锯柴的声音和密达格玛同青年男子在温暖的屋子里嬉笑奏琴的声音混成一团，听来多么令人伤心。楚勒特木和策尔玛不时地把冻僵的手指凑近嘴巴，呵一口气暖一暖，交换一两句知心话，有时也开个把玩笑来遣解深沉的苦痛。策尔玛告诉楚勒特木她的主人正在做着漂亮的衣裳，楚勒特木告诉策尔玛他的主人已经让人从乡下取来了走马。他们述说着各自主人家里的琐事。楚勒特木一边说一边从怀里掏出一方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粉红色的绸绢送给策尔玛。策尔玛接过绸绢。在她的心里，这块手帕要比密达格玛穿着的那件缎子蒙古袍还美丽。

策尔玛和楚勒特木忧愁地谈到正月里活儿将更加繁重，也谈到他们的会面常遭到主人們的责骂。说着说着，柴已锯完，天色已晚，是该开始做室内的活儿的时候了。策尔玛离开楚勒特木走进毡包，那时佛像前已经供上了堆得高及椽子的悻悻。在灶火的两边，按照古老的习俗摆了几盘羊荐骨、肉、饺子、包子和其它食品。这些食品都是经策尔玛的双手做成，也都是经策尔玛的双手煮熟了的。主人们穿着新衣服兴高采烈地欢度着除夕，只有策尔玛一人在锅台边转着。

密达格玛让策尔玛换上一件她的茧绸袍，策尔玛犹豫地把那件衣服放在一边说：“明天穿吧。”但却拿出楚勒特木送给她的手帕不时地擦擦自己的脸。这被达格丹的女人看见了，马上叫了起来：“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准是从人们送来的礼品中偷去的吧！”策尔玛既不能承认是偷的，又不敢

说明是楚勒特木送的，只好默不作声，暗自想道：“难哪！”

那天晚间，宾客络绎不绝，同主人一起欢度除夕。他们吃啊，喝啊，笑啊，闹啊，几乎把毡包都撑破了。只有策尔玛一人在炉边发呆叹气。

夜里不能睡觉，还要准备第二天的茶和饭。策尔玛整理着要出外游玩的主人的用品，招待着外来的客人们，不停地忙了一天，夜里还要彻夜地在人们的狂欢淫乐中，在饮酒、弹琴的器闹声中，给这个倒去呕吐出来的稀糊，给那个铺叠褥子和被子。这样的情况连续了好几天。不论策尔玛多么疲惫多么劳累，却没有一个人理会她。但是既然没有别的路可走，那么除了这样独自忍受悲哀而外还有什么说的呢！偶尔得以在院墙的罅隙里同楚勒特木谈上几句，也只有在那种时候，她的痛苦才得到些微的减轻。

如此这般地过了两年，又逼近正月了。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达格丹家决定结束城市的生活，准备迁到乡下去住了。达格丹的女人说要把策尔玛也带下乡去。正在这个时候，一天，楚勒特木来了，他悄悄地把策尔玛叫到外面，劝她说：“现在，你跟我走，让我们生活在一起吧！”策尔玛虽然不十分明白究竟为了什么，但一听这话，高兴得不得了，马上把自己的一些零星物件包成一包，到了楚勒特木的家里。

达格丹的女人破口大骂，但也无可奈何。楚勒特木的毡包虽然又黑又破，但在策尔玛的心目中，却要比躺在达格丹家的六合白毡包的门扉旁幸福万倍。现在她可以自由地在毡包里走动坐立，她做着自己会做的事情，在休息的时候休息。就这样，她同心爱的楚勒特木一起生活，不久，新年初一到了。

策尔玛从到城里以来，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平平安安地睡过一个除夕的夜晚。第二天早晨，她早早起床，虽然没有穿戴绸缎衣服和海狸、貂皮帽子，但毕竟穿上带面子的完整的衣裳了。

1932年

①蒙语中用“白月”表示“正月”的意思，用“黑泪”表示“苦泪”的意思。

②共戴，以哲布尊丹巴博克多格根为君主的蒙古国年号。

③六合毡包就是用六块毡壁支架组成的毡包。

“奥其尔巴图衙门”

达·纳楚克多尔济

发源于杭爱山脉的美丽的伊德尔河从高峻的山上奔腾而下，水流急湍。当你默坐河畔，静听它那音乐一般琤琤湍鸣的声响时，你的胸襟立即就会变得舒畅开阔，可是它何不向人们预示在将要经历的生活的道路上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哪！

几千年来，这条清澈澄净的河流老是那样奔流湍鸣，而两岸的人类历史、风俗习惯，却不断地发生着变迁，那是斗争的产物。

近处的山峦和高峻的岩崖蜿蜒回旋，起伏连绵。危峰削壁，气象万千。林木浓郁，水泉淙淙。瀑布从山峡里向伊德尔河倾泻而出。尝一口那清澈的甘泉，真能沁人肺腑。

这是万紫千红的初夏，黎明的金辉刚从山顶上投射下来，牧马人欢悦地谛听着布谷鸟婉转的歌声。旭日涌现了，阳光照到河源的明亮的谷地，清新的空气里弥漫着夏季的气息，近边的鲜花犹如薄薄一层白霜，闪烁发光，连接着远处树林里绿草上的雾霭，激动着游牧人的心。

在伊德尔河南岸一个豁亮的山岗上，搭着几个白毡包。家家户户的天窗里冒出蓝色的炊烟。牲畜遍布在毡包的四周。

不一会儿，从羊圈里出来了四五百只绵羊。羊群向着西边的草地奔跑。一个年轻人骑上了拴在西南角上的毡包前的小黑马，驰到羊群后面，来回吆喝着羊群。那青年约摸二十三四岁的样子，容光焕发，眼神炯炯，是个精神饱满的小伙子。他身上穿的是一件蓝色襟袖布蒙古袍，系一条草绿色的绸腰带。没有留辫的头上，戴着一顶俄式呢帽。

小黑马躁急地踩着地咬着嚼子。包尔德揪一下缰绳，稍为侧过些身子，骑着小黑马跟在散开的羊群后面，走上了西边的丘陵。绵羊终于归拢在一起了。它们的嘴巴贴着地皮，贪婪地吃着刚拱出土来的青草。包尔德在旁边的阳坡上下马，给小黑马上了绊子，然后在一块岩石上坐下，左顾右盼，欣赏着初夏之晨的醉人景色。

他抬头四望，辽阔的青天万里无云，成群的牲畜循着丰美的草地和清澈的水源放牧着。

欢乐的夏天、美丽的景致，用清新的气息陶冶着人类和万物。包尔德尽情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心怀为之开朗。他凝视着岭峦的雄姿和溪涧的秀态，赞美着迷人的草原风光，感动地自言自语：“啊！辽阔而又美丽的乡土啊，你吸引着蒙古人的心。”

包尔德在国外学习了几年，刚经由首都回到家里，不久之后，还得回乌兰巴托参加工作，因此他特地和从小一起长大的女友巴尔格勒玛约定，这天放羊时要在宽敞的草原上好好地会一会面，谈谈知心话。他不时注视南山口，渴望地等待着。

包尔德一会儿欣赏着山光水色，一会儿想象着巴尔格勒玛到来时的喜乐，还计划着把巴尔格勒玛带到乌兰巴托去。他

越想越兴奋。这时南边有一个人骑着马向这边碎步跑来。他仔细看去，马上的人打扮得漂漂亮亮，毫无疑问，准是巴尔格勒玛了。包尔德眉开眼笑，扔下安安静静吃着草的羊群，打算前去迎接。正当他拄着马鞭匆匆站起来时，忽然从北边砰地传来一声枪响，接着又响了两枪。他吃惊地转过身去，只见有三个骑马的人从北边的小山疾驰而来。

包尔德心里猜疑：“这是贼吗？是强盗吗？要不，是猎人吗？”他刚走到上了辔子的马前，那三个人已经在他身边下了马，疯了似地同声怒喝：“站住！举起手来！”包尔德虽然吃了一惊，但是没有露出害怕的神气，问他们道：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开枪？想把我怎么着？”

包尔德一边问一边仔细地把他们三人逐个地观察了一遍。第一个人是一个黑脸膛的中年汉子，穿一件黄缎袍，外面套了一件妇女的库缎坎肩，象是唱戏的一样，脖子里系着各色绫罗哈达^①，又象是游方的募化僧；看起人来象一只饿狼，佩一柄红鞘战刀，挎着枪，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的老百姓。第二个人是一个穿蓝色茧绸长袍的俗人，戴一顶瓜皮帽，上面还钉着一颗红顶珠，显然是一个旧官吏，挎一枝步枪，前襟上缝着绣有西藏字的白色补子，看上去既可疑又古怪。最后一个，年纪轻轻，头上裹一块白巾，掬一杆半新的五发枪，拿着一根大鞭子，就象山中的强人。这三人的马匹都冒着汗。他们恶狠狠地盯着包尔德。

喇嘛装束的那人气势汹汹地问包尔德：“你要查问我们吗？我们还要查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家在哪儿？”

戴顶子的逼近包尔德道：“喂，把帽子摘了，我要看看你的脑袋，是不是留分头的？你是什么组织的成员？说！”

第三个喝道：“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留辫子？为什么不给我们准备好粮食和马匹？”

包尔德莫名其妙地瞪眼看着他们，问道：“你们的穿戴都是些永远也看不到了的古董，你们的话语象是病人的疯呓。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那三个人听了立即用枪口对准他吼了起来：“抓住他！绑住他！杀了他！刚了他！”

他们七手八脚地用偏缰的皮条把包尔德紧紧捆住。包尔德面孔发青，心脏剧跳，但是他咬紧牙关忍受着。

他们把捆绳越抽越紧，逼迫包尔德说出马群和居民点的所在，还想从他口中探听附近有没有合作社。但是包尔德既然已经明白了他们是些什么人，便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们。他们把他弄上马，说是要把他带到“衙门”里去，又从羊群里挑了一只绵羊，说是充当“口粮”。当他们正要向西边动身的时候，巴尔格勒玛到了。她在他们旁边勒住马，向包尔德靠近，但是包尔德一声不响地注视着她。

那三人向巴尔格勒玛盘问姓名住址，又问这问那。巴尔格勒玛害怕了，除了回答“不知道，不知道”而外什么也不说。这使他们发了怒，但停了一会儿又稍微和缓下来，对她说：“跟我们走，做将军夫人去！”一边说一边做出无礼的举动。巴尔格勒玛紧紧地勒住马缰，站在离他们较远的地方。这时候包尔德悄悄地以目示意。巴尔格勒玛知道出了事，便抽马逃跑。除了牵着包尔德的一人而外，其他两人策马去追。但是巴尔格勒玛的马刚骑上不久，精力正旺，所以象闪电一般闪了闪就隐入山后去了。

已近正午了，早晨还是晴空万里的天际忽然乌云密布，

象是要下雨的样子，凉风飕飕地刮着。包尔德被牵在他们三人中间走着，那勒紧的皮条陷在肉里，痛得包尔德的脸色变成蜡黄。他既不知道他们要把自己带到哪儿去，也不知道究竟会把自己怎么样，只好不时狠狠地瞪他们一眼。他们在谈话中老提到这个将军那个将军，这个呼毕勒罕^②那个白度母^③等等。他们还津津有味地谈论着这样杀人有趣呢还是那样杀人好玩。

太阳偏西的时候，来到了一个山口。不一会儿就进了他们的贼窝。一座小庙的大殿的金顶在夕阳的斜辉里闪烁着。这种绮丽的景象固然能够吸引虔诚的牧民信徒们的心，但是从那大殿里面走出来的却是些杀人的刽子手，人们对于这个又该作何感想呢？

在那寺院的旁边有几个毡包，毡包门上旗帜招展，法幡飘扬。毡包和毡包之间，几百个男女僧俗来来往往，这儿一堆，那儿一团。

走过东边的毡包时，里面传出来枷锁镣铐的铿锵声和人们的悲叹声，还可以听到从较远的地方传来的掌嘴巴的劈啪声和人们的哀号声。包尔德有生以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场面，心里直打冷战，好象在做恶梦一般。

这三人走到尽西头的毡包前，有两三个人迎住他们，接过了马，把包尔德弄下马来，牵着他向前走了一段路。那边有十几个被绑的老人和青年，包尔德就在那儿被锁上了脚镣。那些素不相识的囚人现在成了包尔德的同伴。他向他们问好，并打听他们是为了什么才进来的。大多数人都发不出声音来了，只有一两个人软弱无力地回答说：“我们是在等待着死亡，但愿杀我们时少让我们受点罪那就万幸了。”包尔德

好奇地追问究竟，一个四十几岁的俗人说：“这儿就是所谓的‘奥其尔巴图衙门’哪。其实简直象是十八层地狱呢。他们把我捉来，唯一的原因就是我的儿子在城里给政府工作。他们审问我四天了。这几天他们每天出去骚扰捣乱。大部分嘛除了杀人越货之外什么也不知道，野兽般地残暴。象这样狞恶的东西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

另一个人，约摸二十七八岁的样子，据说是因为拒绝接受那些所谓“将军”的人们赐给他的一根念过咒语的棍棒，不愿参加他们的军队，所以将要在第二天抽筋处死。他的左颊皮破肉绽，询问之下，才知是前一天挨了八十下鞋底。包尔德还想继续问他时，他已经无力回答了。包尔德越看、越听，就越同情这些人们，也越恨那些叛乱分子的反动和残虐。正当包尔德的仇恨的心燃烧着的时候，那三个带他来的人和另外三四个人一起从西边的毡包出来，呲着牙、瞪着眼，指手划脚地谈论着各自准备怎样杀死这些被绑的人们，听来简直和食人的魔鬼没有什么两样。一个穿绿袍，围着绦罗哈达的女人摇摇摆摆地走到囚人们中间，听他们彼此间的称呼，这就是一个“白度母”了，她走到包尔德跟前，用毛瑟枪指着他说道：“我明天杀这个。”嘿，世界上居然会有这样的母狗。

包尔德早晨离开毡包时是那么平安快乐，谁又能料得到就在同一天的夜晚却会让他的胸脯对着了枪口呢！中午羊群没有回去，晚上还是没有回去，包尔德家里的人们不禁起了疑虑，胡乱地猜测：“马丢了吗？还是发生了什么事？”

太阳落山的时候，巴尔格勒玛气喘吁吁地跑来，一进门就问：“包尔德回来了没有？”人们异口同声地说：“还没有回来哪！”当巴尔格勒玛说明了原委，包尔德的父亲和姐